

妃行天下
系列

0309

WORKS

青青的悠然
著

慈悲也好，残酷也罢，不管你做什么，我爱的人都是你。
不管未来是一路荆棘，还是举世骂名，我都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HUAN FEI 下

潇湘书院顶级人气大神
青青的悠然 无悔爱恨，深情完结
他如《龙门飞甲》里狠厉妖嬈的雨化田
她是风华绝代的辣手毒妃
一生容华，一世沧桑，不敌你一笑欢颜！
〔完美终结〕

悦讀紀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手机阅读

同步
发行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下

QINGQINGDEYOU RAN WORKS
青青的悠然 著

完美终结
QINGDEYOU RAN WORKS
青青的悠然 著

宦妃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宦妃·完美终结: 全2册 / 青青的悠然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36-9695-2

I. ①宦… II. ①青…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6019号

书 名 宦妃·完美终结

作 者 青青的悠然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史静怡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8

字 数 5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695-2

定 价 55.00元(全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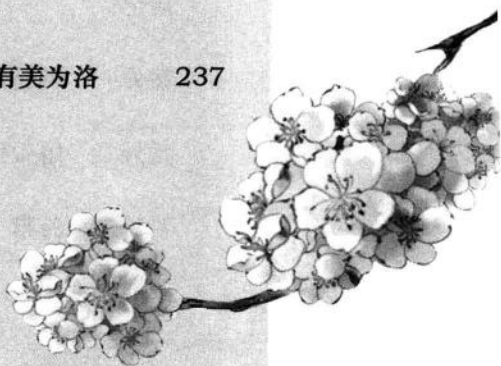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目录
■

第一章 魑魅魍魉	1
第二章 与魔共枕	84
第三章 终成眷属	172
第四章 有美为洛	237



目录
下

第五章 沙海寻鬼	301
第六章 君美如玉	387
第七章 大厦将倾	463
第八章 杀戮之局	527
终 章 倾尽天下	571
后记	587
番外一 风起青萍	588
番外二 婚后生活	595
番外三 狩猎	598



第五章 沙海寻鬼

宦妃

清幽的小院子里，身形挺拔的中年男子正挥毫作画。

宣纸上，雄鹰飞跃于悬崖，笔力之浑厚，让男子身旁的冷峻年轻人眼底闪过一丝赞色。仿佛察觉到身旁人的情绪，陆相一边画，一边开口道：“太子殿下觉得这幅图如何？”

“大鹏展翅，日翔千里，俯瞰天下！舅舅的笔力自然不同凡响，原本您就是‘书画三子’之一。”司承乾沉吟着道。陆相的墨宝，早已被炒到百金一幅了。

陆相淡淡地道：“殿下莫要忘了，大鹏展翅也得从万丈悬崖上飞落。”

司承乾沉默不语，眼底闪过一丝烦忧。如今母后的事到现在都没着落，他实在没心思欣赏画作。

陆相瞥了他一眼，忽然换了话题，“你听闻最近宫中的传言了吗？传说韩贵妃上个月无意间伤了贞敏郡主，就被皇上逼着给贞敏郡主倒夜壶。”

司承乾点了点头，“贞敏之势，在宫中无人敢掠其风头。”

“那你觉得，九千岁对贞敏郡主抱着什么心态？”陆相又问。

听到“九千岁”这三个字，司承乾眼底不由闪过森冷杀意，冷冷道：“那阉人根本就是为了亵玩女子才逼着贞敏嫁给他的，能对贞敏好到哪里去？”

“是吗？”陆相依旧淡淡地道，“你不知道当年九千岁曾与蓝大夫人有过一段纠缠吧？”实则他并不知晓具体牵扯，但当年的传闻，他也有所耳闻。

司承乾一愣，“您是说，九千岁强娶贞敏……是移情？”

陆相眸子里闪过一丝冷光，“没错。蓝大夫人临死前，很有可能托付了九千岁

照顾贞敏郡主。”那夜蓝翎死的时候，百里青可也是去了的。

司承乾一听西凉茉与百里青之间的纠葛就觉烦闷，不由蹙眉道：“舅舅说这些做什么？再怎么样，百里青都是个阉人……”

陆相瞥了他一眼，淡淡道：“殿下怎么就不会转个弯想事情呢？想要救你母后，咱们这些人说话没什么用处，倒是九千岁说话比较有可能。”

司承乾不以为然地冷笑，“先别说我决不会求那阉人，就是那阉人对我也不是真有什么师徒情分。总有一日，我定要将他千刀万剐！”

陆相摇头冷笑，“舅舅怎会让你求他？舅舅是说让他不得不去救你母后！”

司承乾一愣，“这……”

“皇上对贞敏郡主的疼爱，不过看她在她是蓝大夫人与皇上的私生女的分儿上。但若是贞敏郡主根本与皇上半点儿关系都没有，你猜皇上会对自己被欺骗那么久有什么反应？”陆相抚摸着唇上的短髯，眸子里闪过一丝阴冷的光。

“可咱们怎么证明贞敏不是父皇的女儿？滴血验亲？但又这与九千岁不得不救母后有什么关系？”

陆相慢悠悠地描绘着大鹏之羽，“至于怎么证明，舅舅自有办法。等皇上对贞敏郡主心存疑虑之时，就是咱们逼九千岁救你母亲之际。若是他愿意救你母后，也许咱们手上的证据就有可能无效；若是他不肯，那咱们就证明贞敏郡主根本不是皇上的亲女儿。被骗了那么久，皇上怎么可能轻饶了贞敏郡主？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而九千岁看在蓝大夫人的分儿上，也不可能不对你母亲施以援手。”

司承乾怔怔地看着陆相。不知为何，他心中有一些难以出口的话，让他虽知这主意剑走偏锋，却又抱着极大的希望，但……最终，他还是沉默了下去。

陆相看着他，淡淡地道：“承乾，你记住，你是太子，不要像你父皇一样，为了一个女人误国误民误了自己。何况，你若是想要贞敏郡主，首先就要打败九千岁，打败一切阻止你登上九五至尊之位的人！”

司承乾冷峻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狼狈，垂下了眼帘，拱手沉声道：“是。”

星斗寥落，这一夜夏雨磅礴，三清殿内也失了往日的幽静。

连公公站在门外，担忧地看着紧闭的大门。

陆相不知领着什么人进去了，皇上将他也遣了出来，到如今都一个时辰了！这让他心中有些不安，却又说不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啪！茶盏破碎的声音，惊了连公公一跳。

不一会儿，朱红大门吱呀一声打开，陆相领着个戴着兜帽的女子走了出来。

“您真是忙，这么晚还来觐见皇上……”连公公讨好地凑近陆相攀谈，试图看

出点儿什么。

陆相眸光莫测地盯了连公公半晌，冷笑一声，“公公辛苦了，万岁在里头等您伺候呢。”说罢转身离去。

正在这时，起了一阵大风，刮起了陆相身后那女子的兜帽，露出一张堪称绝丽的脸。连公公连忙看了过去，忽然一怔。那女子好生面熟……

他想起来了，那女子与韩贵妃长得极像，仿佛……仿佛就是靖国公府上韩二夫人所出的四小姐——西凉丹？

前些日子，还听说她有意与德小王爷联姻。这两个人，一个败坏了名声，一个好好的白衣公子沦为了弃夫，并且还有前缘，也算般配了。

但后来，德小王爷领人闯进了宫里，闹出了火烧宫禁、意图谋反的事，虽然最终从千岁爷手上走脱了，但也被全国通缉。这位四小姐可是倒霉得很，现在又落到无人敢娶的地步了。如今，她进宫是来作甚？

连公公猜疑着，却又想不出个所以然。他呆呆地望着三清殿外狂肆飞舞的柳枝，心中忽然生出一股风雨欲来的不安。

最终，他摇摇头，准备进去伺候，顺便探查点儿事时，殿内传出了宣文帝阴沉沉郁的声音，“去，把九千岁请来，朕有要事与他相商。”

连公公一愣，惴惴不安地道：“是。”边说边退了出去。

百里青接到宣召时，西凉茉正在他身边沉睡。

西凉茉迷迷糊糊地感觉身边有窸窣之声，下意识地拉住了身旁人的袖子，嘟哝道：“……阿九，你去哪儿？”

那模样，看得百里青心头生出一股子难得的怜惜来。他低下头，在她额头上吻了吻，“没事，乖丫头好好睡，为夫一会儿就回来。”

西凉茉不满意地嘟哝了几句，背过身，又睡了过去。

百里青失笑，起身换了衣衫进宫。

路上，他听了连公公的描述，不由冷笑道：“那老匹夫又在打什么主意？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只是这次，让百里青和陆相都没想到的是，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百里青款步走进三清殿时，宣文帝正坐在位子上，一如既往地怔怔看着墙上与真人等高的画卷。上面的蓝翎，依旧是俏丽的少女模样。

“你来了？”听见百里青的脚步声，宣文帝哑声道。

“是。不知陛下连夜宣微臣入宫，可是有什么大事？”百里青慵懒地道。对于

宣文帝，他一向没什么尊敬之心。

宣文帝转过头来，看向百里青，怔怔地道：“茉儿还好吗？”

百里青觉得有些怪异，但还是淡淡地道：“托陛下洪福，贞敏郡主很好。”

宣文帝看了他半天，忽然冒出句话来，“朕，要让茉儿进宫。”

百里青挑眉，“贞敏郡主不是时常进宫吗？”

宣文帝笑了，笑得极为古怪，“不，朕要茉儿成为朕的妃子，赐号‘宸’，位比中宫。”

此话一出，空气立时凝滞了，百里青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随后，他眸光里闪过一丝阴郁的光，冷笑道：“陛下莫非得失心疯了？贞敏郡主是您的亲女儿。”

宣文帝脸上怪异的笑更甚，冷不丁地伸手，一把揪住那绘着蓝翎的画像，阴森地道：“她真是朕的女儿吗？还是蓝翎与西凉无言的女儿呢？”

百里青一字一顿地道：“她自然是陛下与蓝大夫人的女儿。微臣不知陛下是受了何人蛊惑，竟说出如此骇人听闻的话来。”

宣文帝眯起眼，忽然站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想骗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茉儿根本不是我的女儿，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了所有的事！”

他歇斯底里地揪住画像，仿佛揪住了蓝翎，目光血红，“蓝翎，你骗我……你骗得我好苦！你让我以为我们之间还有可以追忆的过往，可是，原来你所做的一切，到死都是为了那个混蛋！他哪里好？他哪里比我强？我是天下至尊，我为你做得……还不够多吗？”

百里青看着宣文帝仿佛陷入癫狂，不由蹙眉道：“陛下还没告诉微臣，您凭借什么认为贞敏郡主不是您的女儿？陛下这是要做出违逆天伦的事吗？”

宣文帝忽然扭过头，死死盯住百里青，好一会儿，忽然露出个了然的怪笑来，“怎么，爱卿也忘不了蓝翎吗？我知道你也忘不了她……不光是你，我们所有人都忘不了她，是不是？”

百里青冷冷地道：“陛下多虑了，微臣早已不记得过去，只是陛下还沉浸在过去里不肯出来。”

宣文帝嘿嘿怪笑起来，仿佛没听见百里青的话，自顾自地道：“就算得不到蓝翎，得到她的女儿也是一样的……”

百里青是不知道宣文帝怎么疯魔了，也不懒得知道，只冷漠地道：“陛下忘了吗？贞敏郡主是微臣的妻子，您若要动她，是不想用白灵粉了？”

听到白灵粉，宣文帝止住了笑，脸色泛白，死死瞪着百里青。

半晌后，他一步步从龙椅上走下来，一直走到百里青面前，眸子里闪过冷芒，“是吗？爱卿别忘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他以指尖轻佻地挑起百里青垂在胸前的长发，轻嗅了一下上面的冷香，忽然诡谲一笑，“就连你，我的青儿，你也是我的……”

一瞬间，百里青的身子僵硬了。他阴冷地看着宣文帝，没有说话。

宣文帝慢慢地笑了起来，“青儿，你知道我需要白灵粉，但你也别忘了洛儿需要什么。”

百里青目光冰冷，瞬间漫出暴戾杀气，一下子笼上宣文帝，“你说什么？”

被那种目光盯着，宣文帝忍不住退了一步，却依旧阴沉地冷笑，“我说蓝翎死的时候是割腕吧？她的血，定然都给你和血婆婆做药了吧？虽然不知为什么，你吃了蓝翎的解药后没什么感觉，但洛儿未必如你这般好运气了。听说，最近他发作的次数渐渐多了？嘿嘿……”

百里洛在千岁府上发作的事，多少人都看在眼里，自然是瞒不住的。

百里青眸光阴森地睨着宣文帝，一字一顿地道：“你对我们做了什么？”

说这话时，百里青仿佛地狱的持刀修罗，浑身释放出满满的阴郁沉窒之气，随时可能化作万千利刃，将人活剐了。宣文帝负着的双手，不由得死死一捏。

他别开头，道：“你以为那蛊就只能蚕食血脉吗？哼，别以为我不知道蓝翎用自己的血给你们做解药的时候在血里下了毒，就想借此来对付我！我只是顺水推舟地让人在那蛊毒上做了点儿手脚罢了。若你们有一天服够了蓝翎的血，彻底解了毒，岂非危险？”

宣文帝能夺取皇位，不单靠蓝大元帅的支持，他在阅人上素来敏锐，不管是对蓝大元帅和靖国公的武才之选，还是对百里青和陆相的文臣之拔，自有一套。

“朕敢用你，自是要保证朕的安全。你虽已去势，不会威胁到朕的皇位，但朕总要留一手。”

宣文帝打量着百里青的模样，呵呵笑了起来，一只手轻佻地撩起百里青胸前的长发，一字一顿地道：“青儿，朕给了你无上荣宠，任由你打杀爱妃、发落群臣，也算遵守对蓝翎的承诺，对你们好一点儿了。说来朕虽利用你守着这江山，给你的好处却也不算少，至少比蓝翎给你的多吧？她明知朕碰你和洛儿是为了什么，还利用为你们研制解药之机，在你们的药里下蛊，逼得你们……呵呵。”

百里青的手，在华美的宽袖里慢慢攥成了拳。狭长的魅眸微微垂下，长若黑凤翎羽的睫毛泛着光华，在白皙的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让人看不出他的心思。但微微颤抖的睫毛，还是泄露了他此刻的心绪。

宣文帝看着，嘿嘿一笑，不怕死地捏住了百里青的下巴。

“你看看你，就是这副样子，当年才让为兄看了讨厌！长了张这样的脸，根本就是祸国殃民的妖孽，跟你那出身下贱的母亲一样，什么西狄公主……真是可笑！一群流放边境的罪民贼子，竟然妄称皇室、公主？你娘那贱人，还凭着一张妖异的脸去蛊惑父皇，让父皇冷落了朕的母亲，甚至想把皇位传给你……双生子本就不祥，父皇真是老糊涂了！不知他看到最疼爱的一双幼子变成如今的模样，会不会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哈哈，哈哈……唔！”

他癫狂的笑声陡然而止，喉间被骤然捏紧的剧痛，让他喘不上气来。

“说够了吗？”百里青单手捏住宣文帝的喉咙，将他一把按在柱子上，狭长眸里一片猩红，散发着的毁天灭地的煞气，将整个三清殿都笼在一片沉郁中。

若是寻常人等，恐怕此刻早已吓破了胆，但宣文帝吸了白灵粉，此情此景反倒让他生出一股诡异的亢奋来。他掰着百里青的手，挣扎着道：“难道……朕说错了吗？没有你那卑贱的娘和你之前，朕才是……父皇最寄予厚望的皇子！你们母子……原本就非我族类……朕只可惜，当年母后没将你们斩草除根！”

百里青的手渐渐收紧，宣文帝颤抖起来。其实他武功不弱，只是沉迷丹药多年，哪里还能与百里青抗衡？在冰冷修长的五根手指下，他的脸渐渐紫涨。

他终是生出了恐惧，拼尽全力挣扎出了一点儿呼吸的空间，歇斯底里地叫道：“你……不想……不想要百里洛的……解药了吗？”

此话一出，果然，捏住他脖颈的手指一僵。宣文帝眼底闪过喜色，立刻道：“你若是想百里洛……疯癫地死去……就杀了朕！”

百里青看着他，眸光阴郁，陡然松手。

宣文帝一个不防，跌坐在地上，不住地狼狈咳嗽。

“说，解药在哪里？”一道阴沉冰冷而压抑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

宣文帝边咳边仰起头，露出个诡异的笑，“嘿嘿……你想要解药？那就把茉儿送到宫里来……”

百里青咬牙切齿地道：“你休想！”

宣文帝扶着柱子，踉跄地爬了起来，不怕死地一把扯住百里青的衣襟，直勾勾地看着他，“……你和我一样，是不是？看见茉儿就想到当年的蓝翎……怎么，你想保护她？是蓝翎让你这么做的？”

百里青眼底闪过厌恶，一把拂开宣文帝的手，声音冰冷阴沉，“本座既要解药，也不会把她交给你！”

宣文帝看了他半晌，忽然古怪地笑了起来，“哈……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选一个吧！”顿了顿，他仿佛想起什么折磨人的主意，又打量起百里青来，浑浊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诡谲的光，仿佛混沌了许久，又变成了当年那个不择手段、精明阴险

的年轻皇子，“朕倒是许多年都未曾注意，爱卿愈发风华绝代了。”

宣文帝凑近百里青的耳边，低声说了什么，百里青的眸子瞬间紧缩，随后毫不客气地一拳狠狠揍向宣文帝的脸。

这一拳，他没有用内力，纯粹以全身的力气揍上去的。

宣文帝冷笑一声，忽然抬手。虽然踉跄地退了几步，但竟勉强抵挡住了。

随后他不怒不恼，只是慢条斯理地擦掉唇角的血，冷笑道：“你知道，朕一向喜欢你知情达意，也念你这么多年为朕辛劳摄政。洛儿疯了后，朕已很多年没碰过你们了……你也知道朕有多倚重你，但朕需要你向朕证明，不管未来如何，你对朕的忠心，永远不会改变！”

两人对视良久，宣文帝终是别开头，不敢直视百里青眼底阴沉暗黑的光。

百里青慢慢闭上了眼，掩去了里面滔天的恨意与毁天灭地的杀气。

他阴冷的声音在空旷的宫殿里响起，“茉儿过些日子就要去律方葬母，你答应过她什么，休得食言。”

宣文帝眉头一挑，点点头，“那是自然。蓝翎……不管茉儿是谁的女儿，她身上终归有蓝翎的血。蓝翎的愿望，朕自然要达成。”

沉默了许久后，百里青转身向殿外走去，只留下一句冰冷的话：“陛下，且记得今日之诺。”

宣文帝看着他的背影，冷嗤一声，“证明自己的忠诚，就是身为臣子的本分！何况，朕对爱卿食言过吗？”

百里青的脚步顿了顿，随后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轰隆！

一声闷雷，瞬间让西凉茉从梦中惊醒。

她一下子坐了起来，望着不知何时已暴雨倾盆的窗外。她轻喘了一口气，捂着胸，总觉得心口有丝奇异的不安。

她随手一摸，身边的床上已是一片冰冷。她不由微微蹙眉。今夜刚刚歇下不久，百里青就被唤去了宫里，如何到现在还没回来？

“白荷，什么时辰了？爷走了多久了？”西凉茉挑帘而起，唤道。

白荷是何嬷嬷新近提拔起来的几个二等丫头之一，性子与白玉有几分相似，素来沉稳。她刚去关窗，听到西凉茉唤，立刻点了盏小玉灯过来，一边帮西凉茉挑起床帘，一边轻声道：“主子，如今是寅时一刻了。天还未亮，您身子弱，不若再歇着点儿。爷尚未回来，许是宫里有什么要事呢。”

西凉茉蹙眉。百里青走了快两个时辰了，宫里有什么要事？

她起了身子，坐在圆桌前，让白荷倒了杯茶。

喝上几口后，温暖的茶水暖了冰冷的心窝子，西凉茉抬起头来，看向窗外。

窗纸上，斑驳的树影，在狂风暴雨间不停摇晃，仿若张牙舞爪的恶鬼，让人心生畏惧。看着看着，西凉茉的心忽然漏跳了一拍。

她骤然起身，在白荷不明所以的目光下，走到门前，犹豫了片刻，忽然伸手拉开了门。见状，白荷赶紧阻止，“外头风大，您可别……”话到一半，停了。

看着长廊之上负手而立的修长人影，西凉茉心头一震。

狂暴的风雨淋透了他修长的身子，宽大的紫色官袍紧紧贴在他身上，瀑布般的乌发滴着水。他静静闭着眼，嫣红的薄唇紧抿着，雨水从他白皙的脸颊上不断滴落，让她瞬间有种错觉，几乎以为那是泪水。

茫茫天地间，只有一抹孤傲不驯的身影站在那里。连最狂暴的风雨、最狰狞的雷电，都不过是勾勒他存在的背景，让人只能静静看着，连呼吸都凝滞。

仿佛察觉到背后的目光，他微微侧过头来，看见了门内那抹娇婉倩影。

那一瞬的目光相触，让他脸上冰冷的线条似乎柔和了一些。

他看着她，淡淡一笑，“怎么出来了？天色尚早，多睡会儿。”

西凉茉看了他片刻，冷嗤一声，“我若不出来，还不知道有人打算在这狂风暴雨里淋多久。”说着，她朝他伸出手，“回来吧。”

百里青看着那只伸在夜空中的雪白柔荑——指尖微粉，骨骼纤细，肌肤莹润。他却知道，那柔荑若是握剑，也不吝沾染鲜血。但此刻，它像一支含苞待放的粉荷，凝结了人世间最温软的色泽。沉默了半晌，他朝她微微一笑，道：“好。”

他走过去，握住了她的手。

触到他手的那一刻，西凉茉身子微微一颤——他的手那么冷，冷得就像来自地狱。可握住他的时候，她心中陡然松了口气。他站在那狂烈风雨中的一刻，让她几乎以为他要在狂风暴雨中化作锐利的闪电，又或者如他锦袍上张牙舞爪的龙，要破开压抑的暗黑天际飞腾而去。

水渍一路蜿蜒，随他进了室内。西凉茉打发了白荷去叫人来烧热水。

她替他解开外头湿透的深紫色八龙绣袍，端过一碗姜茶递给他，又拿了毛巾为他擦起头发。

姜茶的热气蒸腾到百里青脸上，让他瞬间有了一丝暖意。他轻品了一口，从水银镜里看着身后的女子为自己揉搓发丝，一点点帮他擦干满头的雨水。

烛光落在她的脸上，有种奇异的温柔。他眸光微动，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不知过了多久，女子一边替他搓发尾，一边淡淡地问：“我好看吗？让爷从镜子里看了那么久。”

百里青微微一笑，眸光幽幽，“本座的夫人，自然是极好看的……你不问我为何要站在雨中吗？”她似乎一点儿都没有要问的意思。

正在这时，门忽然被轻轻叩响。西凉茉知道是底下的人送了热水来，便过去开门，让他们将水送进来，再将人都打发出去。

转回身，她一边解着白色的中衣，一边答道：“爷若是想说，自然有说的时侯；爷若是不想说，茉儿何必求一个假的答案？”

百里青心中微微一动，大手抚上她的脸，轻笑出声，“丫头，你有时候真是聪明得让人讨厌。”

西凉茉握住他的手，抬首一笑，换了称呼，“阿九，你讨厌我吗？”

“自然是……非常讨厌的。”百里青低笑，低下头，以额抵在西凉茉的额上，轻嗅着她身上迷人的芬芳。

西凉茉红了脸，忍不住退了一步，但下一刻，身子忽然被百里青搂进怀里，脸颊直接贴上他胸前冰冷的肌肤。

“阿九，你先去洗，小心得风寒……”西凉茉有些羞涩。

百里青却在她耳边魅惑地道：“抱紧我。”

西凉茉脸颊更烫，却还是伸手抱住了他。然而指尖触到他的背，她心中一惊——那是他背上密密麻麻的旧伤。曾经她只是惊讶，但不知从何时起，每次触碰到他背后的伤痕，她开始觉得心疼。

感觉到怀里的人儿正触碰着自己的后背，带着一种怜惜的意味，百里青道：“这些疤很丑，是吗？”

西凉茉轻声道：“是啊，真丑，这些伤不该出现在你的身上……看样子也是旧伤了，当年你还没现在这么罪大恶极，光是凭你这容貌，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舍得下这样的手呢！”

百里青顿了顿，终是忍不住把脸埋在她肩头，咬牙切齿地闷笑，“你这丫头，除了有时候聪明得讨厌，嘴巴也毒得让人想一巴掌拍死你。”

西凉茉挑眉，“承让。您可是师父，徒儿只是得您真传而已。您不若说说这些伤是怎么来的。”

百里青沉默了半晌，忽道：“这样的伤，在洛儿的背后也有。”

西凉茉一愣，微微蹙眉，心下有了不好的预感。

果然，百里青淡淡地道：“其实宫中和朝野里的那些传言是真的。我能走到如今，最初确实靠了魅惑主上。身为玩物，自是要让主子开心。鞭打，火烧，针刺，刀割，扔进园子里与野兽相斗，只为博主子一笑，甚至……”

顿了顿，他自嘲轻笑，“所以，你第一次跪在我面前时，露出那种看似温顺、

实则满是野心的倔强眼神，让我觉得异常眼熟，也异常感兴趣。直到许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我是在你身上看见了曾经的自己。”

感觉怀里的娇躯忽然僵硬，百里青眼底闪过阴霾，森然冷笑道：“怎么，觉得我很恶心？可惜，不管如何，你已经是我的了……”

他威胁的话还没说完，一只手忽然扣住了他的背，死死抱住他，力气大得像是要把自己嵌进他的身体。耳边，有温柔的声音响起，“活下来很不容易吧？没关系，那都是过去了，没人能再威胁到你了……因为，阿九，我们在一起了。”

百里青一愣，狭长幽深的眸子里闪过骇涛惊澜，搁在纤细腰肢上的指尖微微颤了颤，出口的声音却极为平静冷淡。

“丫头，若有一日，你要离开我，我一定会拖着你下地狱。”

西凉茉把脸埋进那片已经被她的呼吸弄热了的胸膛，闷闷地叹了口气，“我以为已经身在地狱了，要不怎会遇上你呢？师父！”

唉，这个人，说甜言蜜语的方式，还真是让人不敢恭维……

百里青轻笑，双手扣紧了纤细的腰肢，猛然将怀中的温香软玉打横抱起，一步跨进硕大的浴桶。

幽幽的烛火轻轻跳跃，一室温情如水，淌过暴风雨交织的黑夜。

日升月落，云起云散。

短短一个月的时光过得极快，仿佛眨眼间就从指间流走，或者说……西凉茉从未想到自己会留恋，留恋有人相伴、十指交缠的日子。

她研着石墨，看着嫣红姹紫的芳香汁液缓缓淌来，轻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所谓的恋爱？只是，她从未想到自己的归属会是那样一个人。但……那又如何？他和她其实是同一种人，所以才能在彼此身上看到熟悉的处事风格，看到相同的喜恶，理解彼此内心的忧伤与渴望。

忽然，一道天真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翎姐姐，这个可以吃吗？看起来好漂亮！”百里洛支着漂亮的脸蛋儿，看着西凉茉研磨花瓣，忽然伸出手，在花汁里一捞就往嘴巴里塞。

西凉茉赶紧眼明手快地点住他的手腕，责备地看着他，轻声斥道：“做什么呢？姐姐让你吃了吗？也不怕得痢疾！”

百里洛立刻收手，讨好地笑笑，“好嘛，人家不吃就是了……但姐姐说了要给人家吃糯米团子的！”

“吃吃吃，你就会吃，再吃你迟早要变成糯米团子！”西凉茉好笑地摇摇头。百里洛有张漂亮得人神共愤的脸，不发疯时性子非常可爱，只是不知山珍海味那么

多，为何他独爱糯米团子，还是那种没滋味的糯米团子。但她还是点点头，道：“好，你乖乖跟白荷姐姐去洗手，一会儿姐姐就给你拿糯米团子，可好？”

百里洛点点头，眼睛笑成了两道弯月，“好。”

见状，白荷连忙上前，牵着他下去了。

看着百里洛的背影，西凉茉暗叹了一口气。还好百里青一直习惯用重紫胭脂，否则她整天面对着一张跟阴魅诡冷的九千岁殿下一模一样却总做出可爱表情的脸，还真是……诡异。

“怎么样，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明日就要去律方了。”百里青悦耳却阴冷的声音，在西凉茉身后响起。

西凉茉转过脸，点了点头，“都收拾好了。”

百里青沉默了一会儿，忽道：“是了，皇上今夜为你摆下钱行宴，一会儿咱们就过去吧。”

西凉茉不疑有他，应了一声，便回屋去换衣衫。

看着她的背影渐渐远去，百里青转头看向窗外的夕阳。

“黄昏……又是逢魔时刻。”

火烧云落在他精致的脸上，晕开一层模糊却又异常冰冷迷茫的光影。

是夜，宫中夜宴，席开三十六桌，所到皆为重臣。

今夜之宴，是为了皇上如今的心尖之人——贞敏郡主钱行。据说皇上近日身子不适，新婚不过一个月的贞敏郡主，要替皇上去五台山祈福。

但众人都只知道，贞敏郡主这次出行，是为了避开九千岁的折磨。而皇上对这个女儿有愧，所以也就帮着她应了。

一千人等窃窃私语，交头接耳。陆相、太子和靖国公却都冷冷地坐着，慢悠悠地品着酒，仿佛没听见身边的任何议论。

丝竹之声和着场面上对贞敏郡主至孝的种种赞颂，一直持续到月上中天。

而座上的宣文帝，仿佛也从前些日子的颓废中醒过神来了。今天，他用乌紫草染黑了发丝，不知是否服了什么新丹，容光焕发，颇有些十数年前君临天下的帝王风采，又或者更像……回光返照。

西凉茉第五次不动声色地收回被宣文帝握住的手时，心中怪异到了极点。

宣文帝今日是怎么了？看她的目光异常炽烈，让她浑身不舒服，只想挖出那招子。更怪的是，他竟让自己坐在皇后的位子上，也不怕惹来非议？

西凉茉下意识地搜寻起百里青来。这人真是可恶，竟将她一人丢在了席上一个时辰！

对于西凉茉的冷淡，宣文帝仿佛不甚在意。他看了看天色，轻轻拍了拍手。

待众人安静下来后，他道：“今日夜色极好，只有酒水和一些凡夫俗女的舞，岂非玷污此般明月？朕有一宝，不知众卿家可想一见？”

一千重臣自然无人赶扫其兴，纷纷点头。

宣文帝摸着刮得干净的下巴笑了笑，眼底闪过一丝诡谲的光，扬声道：“爱卿，请——”

众人连忙转头看向门口，正想着会是什么样的美人上场，忽然齐齐愣住。

朱漆大门缓缓开启，一道纯白的修长人影正一步步从台阶上走来。

他一身银色月光素缎束腰长袍，流水般的宽袖拖曳在地上；精致的红色绸绳，绾起乌黑的发丝，瀑布般垂在脑后；红色的锦缎束腰，勾勒出瘦削的腰肢，再垂落在白色的袍子上，一直蜿蜒到地面；他垂着眼帘，眉梢眼角涂抹着淡绯的胭脂，一如他唇上的丹朱，极艳、极美。

白与红的交织，宛如暗夜间悄然绽放、卓尔不群的最艳丽迷人的花朵。所谓绝色，不过如此。只是……这样世所罕见的美人，怎生有些眼熟？

美人优雅地款步上台，一步步走到宣文帝面前，慢慢跪了下去，道：“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人一听那道熟悉的阴冷的声音，顿时彻底愕然。这是……九千岁？！

宣文帝看着百里青的装扮，甚是满意，一抬手，道：“爱卿请起，许多年不得见爱卿身着这身衣衫，真是令人怀念啊。”

百里青垂着眼帘，淡淡地道：“微臣是陛下的臣子，自然要侍奉陛下的。”

随后，他起身走到西凉茉面前，忽然抽出她腰上的长刀，对她微微一笑，“夫人也没有见过本座的舞吧？今日就当是为夫人饯行了。”

西凉茉一愣，下意识看向那刀。那是百里青最喜欢的一把仿东洋制式的长刀，名为破天，刀身窄薄，削铁如泥，乃千年寒铁配以乌金，再经过最好的铸剑师淬炼三年方成，乃是除了傀儡蛛丝外，他最看重的武器，轻易不出鞘。

西凉茉蹙起了眉。她怎么也没想到百里青会穿成这样来献舞，还拿出破天刀来献艺，这是怎么回事？这种事，根本不像她印象中的阿九会做的。

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廷前献舞，不但有失身份，也等于将自己牢牢钉死在了佞臣的位置上！阿九今日是疯了吗？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此刻，不过是她最难挨的一夜的开始。

百里青似乎没看到她眼底的疑惑，只微微一笑，“我想，夫人也会喜欢的。”那潋滟的笑容里，带着一丝轻佻，让西凉茉不禁咬紧了唇。到底发生了什么？

百里青说完便一转身，提着破天刀向大殿中央走去。